



G e t i J i a t i n g i F a m i l y

沈奕斐 著

个体家庭 iFamily： 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 个体、家庭与国家

本书由复旦大学211三期“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项目

013033209



Geti Jia Family



沈奕斐 著

个体家庭 iFamily: 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 个体、家庭与国家

上海三联书店



北航

C1639633

D669.1
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个体家庭 iFamily: 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沈奕斐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 3
ISBN 978-7-5426-4092-5

I. ①个… II. ①沈… III. ①家庭结构—研究—中国 ②家庭关系—研究—中国 IV. ①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6751 号

个体家庭 iFamily: 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

著 者 / 沈奕斐

责任编辑 / 冯 征

装帧设计 / 豫 苏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60 千字

印 张 / 23.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092-5/C·462

定 价 / 58.00 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总序

Foreword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在创造着经济增长、现代化进程的奇迹的同时,也把我们带入了一个“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突发事件频发、公共安全危机的破坏性不断扩大的风险社会之中。

发达国家有关社会风险与公共安全管理的先行探索,提出了诸如风险社会理论、公共危机管理的系统理论、结构不良理论、文化理论等有较强的影响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对我们认识当前中国转型社会的风险和公共危机,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但中国转型社会的特殊性所提出的问题,超出了既有理论的解释能力。

基于对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基本判断,在统筹、集成文、理、医传统优势学科的基础之上,复旦大学面向国家、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在“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中设立了“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项目。

本项目把研究聚焦于“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公共安全与危机应对”,着重在三个方面开展研究:(1)当前中国转型社会公共安全的风险辨识与成因研究;(2)中国社会的社会风险和公共安全的测量指标体系研究,以及相应的数据资料的搜集方法、数据库建设、资料分析和模型建构研究;(3)基于以上理论研究和经验资料的社会风险和公共管理管理模式设计和政策研究。

本项目发挥复旦大学多学科的综合优势,在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实践中,集合了来自政治学、法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公共管理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而以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为项目的组织协调单位。

经过4年的努力工作,在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已有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将公共安全的管理、公共安全的危机应对这一新兴、兼具理论性和应用性的交叉学

科,置于全球化和中国转型社会的背景中建设: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转型社会的制度安排、制度设计、制度变迁所可能产生的公共安全作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与转型社会的制度安排有关的社会风险、公共危机及其管理;以长三角都市圈这一集中了各种社会危机与公共安全问题的区域社会为研究基地,把学科建设与决策咨询紧密结合起来,针对目前我国社会风险和公共安全管理中存在的基础研究不能为管理应对提供理论和技术的缺陷,解决社会风险和公共安全管理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技术难题,为之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在学科交叉融合中寻求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创新,孕育出新兴学科的增长点。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就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学术成果,作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围绕公共安全和危机管理这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对策研究。由于社会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丛书作者们的研究还具有学术探索性,所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和对策方案还需要经过更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学术参考,为政府部门提供可行的对策思路,为广大读者提供有关公共安全和危机管理领域的基本知识,以推动本学科的发展。

感谢所有参与本项目研究的专家学者、学生和行政管理人员,感谢上海三联书店对本丛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彭希哲

2012年3月20日

序二

Foreword

尽管我早已认真读过沈奕斐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且熟知她的田野调查资料，再次拜读这本由论文改写的专著时仍然感到耳目一新，书中几乎每一小节都给予我一些启发，掩卷之后我有从一场学术盛宴归来的震撼和满足之感。

沈著将丰富扎实的民族志描述与富有创意的理论探索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用生动有趣、细致入微的笔触刻画上海市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千姿百态，堪称中国当代人类学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张乐天教授的序言字字珠玑，寥寥两千字便勾勒出沈奕斐博士大作的诸多精彩之处并且将个体化理论视角的重要意义阐述得淋漓尽致。读过之后，我立刻忧喜参半地发给乐天一封电邮：“写得好！但是接下来我还能说点什么呢？”

为避免狗尾续貂的尴尬，我决定换个角度，沿着张序的思路，就沈奕斐的“个体家庭是中国式的个体化的产物”这一重要研究发现谈谈我所得到的启发。

沈博士快人快语，说她要做的就是“把历史的‘一瞬间’像照相一样，选择一个角度，‘咔嚓’一声，记录下来。”此语千真万确。沈著中记录生活之流的精彩镜头比比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图像之一便是2011年10月的那场婚礼：

“酒席过半，大厅灯光突然变暗，司仪邀请大家重新关注红地毯。随着音乐，大厅的门再次打开，换了服装的新娘挽着自己的父母缓缓走出来，而身后是挽着自己父母的新郎，六个人在灯光的追逐中走上红地毯，走上大厅前方的舞台，宾客们鼓起掌来。随后，新郎新娘站在舞台中间，他们的父母站两边，在司仪的主持下，完成了子女向各自父母献花，父母发表感言的步骤。

当两束大光照向舞台时，我突然在台上清晰地看到了个体家庭的心形模型：一束光照着新娘和她的父母，另一束光照着新郎和他的父母，两束圆形的光在中间重合，正好形成了一个心型”（沈奕斐2012:278页）。

读到此处，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参加的一场婚礼的

清晰图像。那是一个炎热的初夏夜,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聚在一间灯光昏暗的教室(印象中三分之一的灯有故障)为他们的一对同学办婚礼。25瓦灯泡上搭着的彩色纸条和黑板上书写的红双喜是唯一的庆典装饰,花花绿绿的水果糖和淡淡的茶水是婚宴的全部内容。这一切在今天看来实在太寒酸,但在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这样的朴素婚礼正是风华正茂的理想主义青年所追求的。更重要的不同在于,那场婚礼上只有同学和老师,双方父母都缺席——因为他们还蒙在鼓里。伴随着轻轻的吉它独奏,新娘新郎与来宾分享他们从相逢到相知再到相爱的过程和他们未来的憧憬。在回答某个好友关于父母缺席的提问时,23岁的新娘轻声地说:“我们的事我们自己做主;婚礼过后我们会去拜见父母的。”她听起来与20世纪初那些“冲破网罗,张扬自我”的新青年有些相似,但却完全没有后者急于呐喊和抗争的不安。对于这群穿着土气但思想异常开放的青年而言,婚姻自主不过是简单的事实陈述而已。言者轻描淡写,听者会心一笑,因为在那时未得到父母祝福甚至违抗父母意愿而结婚的青年大有人在。乃至在我长期研究的下岬村,村民们也认为只有经过与父母抗争但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个案才是“浪漫婚姻”,顺风顺水的只能叫做“自由恋爱”。

比较这两场婚礼,我发现从20世纪初的家庭革命,到集体化年代的革命家庭,到改革初期的独立自主小家庭,再到沈博士笔下的以直系代际关系紧密,父母介入小家庭深入,年轻一辈趋于平等,情感表达加强为特征的当代“心型个体家庭”,父母一代在夫妻小家庭中的位置在一个世纪中似乎经历了凤凰涅槃式的轮回。最值得注意的是,浴火重生而复归的不仅仅有丈夫的父母还有妻子的父母。双方父母在个体家庭中的位置孰重孰轻可以因人而异,但双系父母同归这一新发展一定会彻底颠覆传统父系家庭与家族文化的基础,同时向既有家庭研究模式提出严肃的挑战。

核心家庭真的是主导吗?家庭真的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吗?夫妻主轴真的替代了亲子主轴吗?沈博士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切中要害,入木三分。我为沈博士缜密严谨但又锐气十足的问题设计而拍案叫绝,更为她的平和公允但又充满灵感的答案而折服,即中国家庭的真正变化是从家庭主义转向以多元和流动的家庭结构,经济和情感并重的家庭生活,亲子主轴倒置的家庭内部关系为主要特征的个体家庭。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沈博士在对复杂多变的个体家庭作出条分缕析的考察之后却很少给出绝对的是与否的答案;她只是提供准确而丰富的线索和清晰而富

有说服力的总结,留给读者足够的空间去发挥他们自己的想象和抽象能力。这是一种高水平的学术写作,作者无需声嘶力竭地向读者兜售某些观点或结论,就像武侠小说中的高手从来无需靠蛮力或快剑来克敌制胜一样。在我看来,沈博士的这套“剑术”有三个绝招。首先,她总是浓墨重彩地描绘生活实践的复杂和多元,比如,“谁是家里人”这么简单的问题就有近乎无限的答案。其次,她运用一些概念工具来提纲挈领地分析复杂现象背后的逻辑或规则,譬如,老年人承担家务是“心型个体家庭”得以顺利运转的关键。更值得称道的是,沈博士善于抓住受访人使用的本土概念来归纳概括,如,“两扇门,一碗汤”、“人心总是向下长”等等。再次,沈博士还善于将家庭变迁放到更大的社会变迁和制度设计的背景下加以分析,避免了一叶障目的当代学界流行病。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随手拈来的便是她关于老年人,特别是老年男性,成为个体家庭中的“第二个妻子”的精彩分析。

让我们再回到2011年那场令沈博士因为亲眼看到“心型个体家庭模型”的真人现场演示而激动不已的婚礼。我们可以设想,婚礼过后,一个新的个体家庭便随之诞生,家是谁的?谁的父母搬进来同住?这些问题也会顺理成章地相继出现。但是,依照“个体的选择形塑了家庭的框架”(沈博士语)和家庭要为个体服务的新原则,这个小家庭的具体形态和运行模式却很难预测,因为个体的选择可以多样而且多变。接下来的问题时,在这个由多人组成的小共同体中,哪一位个体有能力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这个新的个体家庭呢?从沈著提供的大量例证来看,多数情况下是年轻夫妇中较为强势的一方会成为这样一位个体,而新的小家庭便是她或者他的个体家庭。但是,父母一代也有可能成为选择方;这里的关键是个人收入的高低和对于其他资源的拥有与掌控,如局长爷爷一家的例子所示。说到底,能够依照自己意愿塑造家庭和家庭生活的只是一位有权力有资源的权力个体,而不是包括所有家庭成员在内的权利个体。在生活实践中,某个人所拥有的塑造个体家庭的合法性是以对其他个体权利的否认或者后者的自愿让渡权利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个体家庭而达到过自己的生活、充分实现自我的个体化理想的也只是一家一人而已。这是否就是个体化的中国特色呢?

进而言之,那些有幸也有能力按照自己意愿来塑造个体家庭的权力个体其实也没有利用家庭为个体利益服务;相反,他们精心设计并为之努力拼搏的仍然是一个包括多人的家庭共同体。所以,在家庭纠纷中,最常听到的便是权力个体

抱怨：“我这么辛苦，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当然，第三代的健康成长和事业发展日益成为个体家庭奋斗的核心理想，作为权力个体的家长或个体家庭主导者认为他们是为了孩子作牺牲。但我们也会听到饱受娇宠的小孩子少年老成地表示：“我这么听话，努力学习，还不是为了父母吗！”言外之意，小皇帝们也认为他们在为个体家庭作牺牲。在一个人人认为自己要为共同体作牺牲或者如此辨称的个体家庭里，个体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在个体身上呢？而这里面是否恰恰隐藏着中国式个体化的奥妙呢？

尽管没有重点探讨，沈博士其实已经看到中国式个体化的种种矛盾现象，特别是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并且就某些问题提出初步的答案，例如，在中国家庭内部，平等远没有平衡重要，情景式应对的灵活性反映出个体家庭的智慧等等。正因为抓住了深嵌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中的这些矛盾复杂现象，她才能够做到熟练地运用多种社会理论但又不会拘泥于任何一家之言，还时常向前人定论提出挑战，完成了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关键一跃。

一本好书不仅为读者提供满意的答案，更重要的是还能提出新的问题，启发读者进一步思考。我相信，沈博士提出的个体家庭概念一定会引起公众的关注和众多学者的兴趣乃至挑战，中国人类学和家庭研究也会因此而向前迈进重要的一步。果真如此，《个体家庭》便成为学术史上的一个新地标。

阎云翔

2012年10月2日，洛杉矶

个体家庭？乍一看，书名就存在着矛盾。家庭是两性与血缘的组合，是维系着人类绵延的最基本单位、社会的细胞。家庭是最自然、最基本的人类的“群”，怎么可以说“个体家庭”？

细一想，“个体家庭”概念的提出正是本书重要的理论创新。

家庭研究一直受到社会科学界的高度重视，也有了丰富的学术积累。家庭研究领域早已形成了一些“权威概念”，如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等等，这些概念不仅被广泛接受，而且似乎穷尽了可能的创新空间。家庭研究中的创新都只是补充、拓展、修正这些概念，难以出现“颠覆性”的成果。

沈奕斐副教授的家庭研究具有“体验式”的风格，她从自己家庭生活的经历中敏锐地体察到上海城市家庭的新变化，隐隐地感觉到这里“有话可说”。她细致地调查了上海一批城市白领家庭；她走到哪里，都反复地问“什么是家庭”。然而，调查越深入，询问的人越多，她脑海里的家庭概念反而模糊起来。当今城市中的家庭现象充满着流动性与不确定性，甚至同一个家庭中的不同的人都会给出有关家庭的不同答案。面对这种情况，传统的“权威概念”失去了其权威性，需要从新的角度去理解实践中的城市家庭。

曾经，中国人把家庭看成生命的依托，看成某种神圣的东西；家庭因此也成了个体难以摆脱的束缚，特别对于女性是如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的生存方式已经并将继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流动、信息爆炸、弹性就业、全球化影响，这一切不断地改变着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对于生活的选择。今天，城市中年轻的白领们更看重个体的兴趣、情感、快乐、成就或者事业。他们步入婚姻的殿堂以后，较少受到家庭的束缚，更多地从自己出发去解释“家庭”，去处理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代际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去演绎日常家庭生活。一句话，个体成为家庭的支配性力量。“个体成为了家庭的中心；个体形塑了家庭的面貌，而

不是家庭决定个体的生活。”

这就是作者笔下的“个体家庭”。个体想法的独特性决定了家庭形态的多样性,决定了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个体想法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家庭的流变与多元。更进一步说,家庭内部多个个体间的互动、博弈、较量使当下的城市白领家庭生活变幻莫测、斑斓多彩,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

在本书中,“个体家庭”首先是一个实体概念,指称那些上海的白领们组成的家庭。作者通过那些生动的故事,描述了城市白领家庭的生活细节,呈现了家庭内部多样的权力格局,更揭示出存在于这类家庭中的个体与家庭的张力。个体家庭成为当今城市社会的基础,成为城市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

作为一部研究当代城市家庭的专著,“个体家庭”中的个体更是一种理论视角。有一段时间,作者被城市家庭的杂多性所困惑;而且,调查越深入,情况越复杂。传统的家庭分类根本无法概括丰富多彩的家庭资料,怎么办?鲍曼、贝克、阎云翔的个体化理论给作者以启迪,当作者用个体化理论去重新审视那些城市白领家庭的时候,一切似乎豁然开朗了。

在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等概念更多地是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结构性表达。在这里,家庭结构优于个体,并不断地规范与形塑着个体。个体的能动性被泯灭于家庭结构之中,个体成了被家庭结构支配的木偶。个体化理论把胶着于家庭结构中的个体“解救”了出来,成为在家庭领域的实践中富有活力、积极主动、与时俱进的主体。在这里,个体并没有完全被家庭结构束缚,而是努力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想象不断地建构着家庭结构。个体形塑着家庭,创造着更适合时势的家庭形态,更富有现代气息的家庭生活。

当然,能动的个体不是天外来客,他的创造性行为是有限度的。性别与血脉搭建起家庭人际关系的舞台,也设定了这个舞台的边界;个体创造家庭的所有可能性都不能超越这个边界。另一方面,创造着家庭的个体本身是社会创造出来的,他的身体与心灵上打着传统的烙印,他的所有创造都“逃不出传统的掌心”,都留着“传统的影子”。因此,个体家庭是传统家庭的延续,杂多中包含着秩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每个原理一旦出现,就打开了理解社会现实的新视野。个体化理论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揭示了知识经济、信息化、全球化场景下人的生存状态,强调了个体的社会实践对于理解社会现象的重要价值。与社会科学的经典原理相比,个体化理论更关注个体的选择、个体的日常生活以及个体与他人的互动,并从个体中概括出社会存在的特点。个体化理论首先是

对于当下人类某种生存状态的描述与分析。但是,其理论魅力更在于,当我们把个体化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去重新审视近现代人类历史与社会存在的时候,我们可能摆脱英雄史观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的束缚,通过大量阅读个人生活史所呈现的具体故事,揭示在特定历史场景下的个人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发现历史演化的多样性及其逻辑。

因此,个体化理论为我们洞察人类社会生活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可能有助于我们看到以往被既有的概念、理论甚至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社会现实,从而有机会根据新发现的社会现实去检验、修正与发展社会科学理论。沈奕斐副教授的新作《个体家庭》就是沿着这个路径展开的一次“思想的探险”,其中的一些新发现让人耳目一新。

张乐天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博导

目录 Contents

序一 张乐天	1
序二 阎云翔	1
导论:个体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家庭	1
第一节 家庭现代化的海市蜃楼:核心家庭	4
第二节 从“家族主义”到个体家庭	20
第三节 个体家庭分析框架	32
第一章 深度访谈的混合模型:个案金字塔阵	40
第一节 主题和方法的确定	40
第二节 建立深度访谈的“个案金字塔阵”	45
第三节 访谈过程中的技巧与伦理	56
第二章 理想的家庭结构:“两扇门,一碗汤”	66
第一节 “两扇门,一碗汤”	66
第二节 双职工家庭需要第二个“妻子”	76
第三节 为什么父母愿意做“第二个妻子”	82
第三章 多元而流动的家户结构	90
第一节 多元的家庭结构	90
第二节 流动的家庭结构	96
第三节 变化和流动的节点:第三代的出生和成长	108
第四节 一户两家	115

第四章 从个体出发的家庭认同	126
第一节 谁是“家里人”	126
第二节 谁的家?	143
第三节 家庭认同与经济行为	155
第五章 家与家的关系:融合与对立	163
第一节 家与家的融合:单边亲属关系	163
第二节 两个源生家庭的关系:两亲家,不聚头	171
第三节 两个个体家庭的汇合点:嫁娶与第三代姓氏	176
第六章 血浓于水:以已婚独生子女家庭为例	186
第一节 更可能和父母共同居住的已婚独生子女	187
第二节 两户一家	190
第三节 欧莉的故事:双独夫妇	199
第七章 水难溶于血:对配偶父母的孝道困境	206
第一节 孝顺的逻辑	207
第二节 与配偶父母的矛盾	220
第三节 从陌生人到亲人的历程	230
第八章 后父权制时代:性别与代际交叉视角下的个体家庭	239
第一节 中国的父权制	239
第二节 夫妻关系:平衡还是平等	243
第三节 第二个“妻子”:父母对小家庭的服务	254
第四节 后父权制家庭中的弱势方:老年父母	264
第九章 结论:个体家庭的时代	278
参考文献	292
附录1 个案简介	329
附录2 家庭生命周期中的同行者	347
附录3 参与年轻夫妻年龄图	356
附录4 夫妻收入图	357
后记	358

导论：

个体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家庭

2007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六个“妈妈朋友”家庭一起吃饭，所谓的妈妈朋友就是那些因为我女儿而认识的朋友，彼此的名字都以孩子名加妈妈爸爸来称呼^①

由于我满脑子都是我的家庭研究，饭桌上自然而然地谈起家庭问题，我们发现我们七个家庭，竟然是七种模式，都不尽相同。

凡凡家^②和凡凡外婆家住得很近，平时主要依赖凡凡外公外婆接送和照顾凡凡，而凡凡的爷爷奶奶每隔两个月到凡凡家住两个月，爷爷奶奶在的时候，凡凡由爷爷奶奶接送和照顾；

雷雷爸爸妈妈星期一到星期五把雷雷放在外婆外公家，周末雷雷爸妈把孩子接回自己家；

婕婕爸爸星期日到星期五住在单位里，而婕婕妈妈和婕婕住在婕婕外公外婆家，到了周末，婕婕爸妈把孩子一起带出去玩，中午在外面吃一顿饭，“减轻父母的负担，让他们有个休息日”，晚上再把孩子送回外婆家，小两口回到自己的房子里过周末^③；

汉斯一家本来和汉斯外公外婆以及汉斯舅舅一家住在一起，但汉斯爸爸因为和丈母娘老丈人关系极其不好，已经住在外面一年多了，虽然经常回来看孩子，但是很少过夜，而汉斯妈妈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跟着搬出去^④；

① 从儿称作为一种习惯用法，原来是建立在亲属关系和亲属称谓之上的，是对那些不好称呼的亲属使用的委婉的称呼方式(冯汉骥，1989:62)。而现在在城市中，对于这种没有亲属关系，因为孩子而认识的人采用从儿称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② 后做正式访谈，个案42：米菲一家。

③ 后做正式访谈，个案44：欧莉一家。

④ 后做正式访谈，个案43：柳荷一家。

子路妈妈是全职太太，自己带孩子，一家三口一起居住，典型的核心家庭；

奕辰一家更有意思，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奕辰外公外婆住到奕辰家，照顾小奕辰；星期五到星期一早上是奕辰的爷爷奶奶住过来照顾小奕辰，双方父母轮流来，用奕辰妈妈的话说是“轮流着，大家都有休息的时间”；

而我自己和我母亲住在一起，我父亲每个周末从苏州赶到上海，和我们团聚。

我问大家：如果问你，你的“屋里厢人”（家里人），是指哪些人？

雷雷妈妈、子路妈妈和凡凡妈妈非常快地并且很确定地说，屋里厢人指自己的爸爸妈妈和自己小家的三个人。我转头看汉斯妈妈，汉斯妈妈轻轻说，“我也差不多吧”，因为知道她的困境，我没有追问。

雷雷爸爸说：“你们这些女人，就只包括自己的父母……”

问一直在外面和孩子一起玩而没有参加讨论的奕辰妈妈，她说：“我的父母、老公和孩子。”

于是女同胞们说：“这是很正常的吧，就是这样啊。”

凡凡妈妈说：“我的回答是第一感觉，如果再想想可能就会包括公婆。比如说，大家庭可能会包括公婆。”

雷雷妈妈说：“我一年也见不到我公婆一两次，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不包括的，再想想么……可能理性告诉我应该要包括，可是感情上，真是觉得没什么关系。”

我们发现，女同胞们对这个问题回答踊跃，而男同胞们却都没有直接反应，于是我们开始逼迫男同胞们回答。婕婕爸爸认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所以两个家庭加起来就7个人，都是家里人。婕婕妈妈在边上，笑笑不说话^①。

汉斯爸爸马上很明确地说：“我的家里人绝对不包括我的丈母娘和老丈人”！

我丈夫的屋里厢人包括的最多，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父母都是家里人！而雷雷爸爸的回答很含糊，说：“总是要包括爸爸妈妈

^① 在后来对婕婕妈妈，也就是欧莉正式访谈时，同样的问题，可能因为只有欧莉一个人在场，欧莉说我的父母加我们三个，完全没有提到婕婕爸爸的父母。

的……”雷雷妈妈眼睛一瞪：“那我的父母呢?!”雷雷爸爸这次接得很快：“都是!”

……

在做本研究的5年中,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其他城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只要和其他家庭一起吃饭,我就会问这样的问题,而答案总是不同。家庭的居住模式和三餐安排——根据“同居共炊”定义中家庭结构的关键衡量标准——很难用核心、主干、联合这样的概念去分类,仅仅七个家庭(包括我自己的家庭),就有七种模式,没有一家是相同的,如果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来考察的话,同一家庭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家庭结构也是不同的,多元和流动是总结今天中国城市家庭结构最贴切的两个词汇。

当然,家庭和家户类型越来越多样化的结论已经成为了家庭生活社会学的一个论证充分的主题(Allan & Crow, 2001:197)。这一点也是后现代家庭和前现代、现代的不同,斯戴丝认为:在前现代和现代中,存在一个霸权性的家庭模式:核心家庭——男人挣钱,女人管家,不仅大部分家庭是核心家庭,而且核心家庭被看作是合理的生活安排;而到了后现代,随着职业女性、未婚妈妈、同性恋家庭等等的出现和离婚再婚的增多,个人家庭生活越来越多元,不再存在一种主导性的家庭(Stacey, 1998)。

2006年,我确定了我的博士论文主题是:“父母住我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家庭变迁”,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希望能解释我看到的和理论不一样的现实。因为在当代家庭研究中非常主流的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家庭趋于小型化和核心化,而我身边却有很多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家庭,其中大部分都是父母离开自己的家,老夫妻两个或一个住到小两口的家中。我很好奇,在这样一种家庭核心化的潮流中,为什么我却看到了很多主干家庭?在媒体中也涌现了很多反映父母和子女居住在一起而产生种种矛盾和冲突的电视剧和节目,并且剧中人似乎对于这种代际矛盾的解决束手无策。已有的理论似乎已经不能跟上现实快速而多元的变化,需要有更微观更“地方化”的解释,于是这便成了我研究的起点。

对此问题的探讨却一步步超越了我原来的假设,甚至超越了我自己的研究积累,我发现家庭结构和家庭认同的多元和流动很难类型化,但是也并非是没有规律、无序、不可穷尽的,在这种多元和流动中有一些特征和规律,而这些特征和